

丰子恺漫画里的『抗战』

聂顺荣

丰子恺的漫画不是浓墨重彩的史诗,却像一枚枚被体温焐热的邮票,贴着战火的邮戳,把八年苦难寄给了后世。那些方头方脑的人物、歪歪扭扭的屋舍,在宣纸上站成了队列,用最朴素的姿态,诉说着一个民族不弯的脊梁。1937年的石门湾,缘缘堂的窗棂还映着江南的烟雨,直到日机的轰鸣撕碎了清晨的宁静。丰子恺握着画笔的手开始颤抖,不是因为恐惧,而是因为愤怒。他在《漫画日本侵华史》里,让线条带着血泪控诉:被炸毁的房屋歪成绝望的角度,逃难的百姓背着褴褛的行囊,孩童的哭喊声仿佛要冲破纸面。那些配文像投出的标枪,字字扎向侵略者的暴行,却又在字缝里藏着“宁当流浪汉,不做亡国奴”的倔强——这是他告别故居时,刻在门柱上的誓言,后来化作了十口人逃难路上的星光。

汉口的街头总飘着救亡歌曲的旋律,丰子恺挤在游行的人群里,看见识字的人念着传单,不识字的人举着拳头。他突然明白,画笔可以比枪更有力量。《漫文漫画》里的每一笔都蘸着滚烫的热血:《垂老别》改画里,“积尸数十万”的字样压得人喘不过气,可画中老者的脊梁仍挺得笔直;《慈母已无头》的嘉兴街头,血乳交融的画面让人不敢久视,题诗里“怀里娇儿犹索乳”的细节,却在绝望里抽出一丝生命的韧性。这些画贴在城墙、车站、学校的墙上,像一面面镜子,照见同胞的苦难,也照见骨子里的不屈。

逃难的路上,画笔是他最忠实的同伴。湘江边的破庙里,他就着豆大的油灯勾勒《流离图》:挑着担子的妇人把孩子护在胸前,脚下的草鞋磨出了洞;路边的老者捧着破碗,眼神却望着远方的星斗。这些人物没有名字,却带着千万难民的影子——他们在《逃警报》里蜷成一团,在《有钱也搭不上车》里焦灼等待,却总能在画框的角落里留一抹倔强的线条:也许是攥紧的拳头,也许是挺直的脖颈,也许是悄悄塞进募捐箱的铜板。《聚沙成塔》里那个踮脚投币的孩童,辫梢还沾着泥点,却把整个民族的希望投进了瓦罐。

最动人的是那些藏在苦难里的温柔。《空军杀敌归》的画面里,骑在马上的孩童仰着头,手指划破天际的战机,题诗里“大哥与小弟”的亲昵,冲淡了战争的肃杀。《散沙团结,可以御敌》中,无数只手紧紧攥成拳头,掌心的纹路交错成不可攻破的城防。而那幅《炮弹作花瓶》(如图),总在记忆里泛着柔光:锈迹斑斑的炮弹壳里,莲花舒展着花瓣,泥娃娃在旁憨笑,题字“人世无战争”像一声轻轻的叹息,却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。原来最坚硬的抵抗,从来都藏在对和平最柔软的向往里。

1945年的夏夜,爆竹声震碎了漫漫长夜。丰子恺的笔在狂喜中跳跃,《狂欢之夜》里的人们举着灯笼奔跑,影子在地上扭成欢乐的麻花;《一人出亡十人归》里,那对新增的婴儿眉眼像极了缘缘堂的月光,死去的岳母与新生的儿子在画中相遇,让离别与重逢在笔墨里达成和解。

如今再看这些漫画,油墨早已干透,却依然能触到当年的温度。丰子恺的笔从不是冰冷的记录工具,而是带着体温的血管,把个人的悲欢与民族的命运连成了血脉。那些简笔画里的线条,藏着比文字更厚重的历史:苦难是真的,眼泪是真的,而在废墟上开出的希望之花,更是真的。当我们在画中看见那个用炮弹壳插花的瞬间,便懂得了:所谓抗战,从来不只是硝烟里的厮杀,更是每个普通人在绝境里,依然守护着的那点对美好的执念——这或许就是丰子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,在画纸的褶皱里,在笔墨的余温里,在每个不曾屈服的灵魂里。

勿忘历史,振兴中华,面向未来,珍爱和平!



乡愁

★阿卫国

村子是一本故事集
庄稼汉都是作者
锄头和镰刀
种下一片片春
收获一廪廪秋

炊烟是人间最美的酒
鸡鸣是世上最动听的歌
还有透着星辰的葡萄架
不只聆听传说和欢乐
那酸甜味此生咋也尝不够

岁月是那条弯弯的小河
回忆不时在上面浮起水泡
思念化作穿梭的鱼儿
一头站着白发爹娘
一头牵着含泪的我

枯荷听雨

★徐占领

残秋愈老愈寒侵,
独立枯荷听雨音。
莫恨霜严花落早,
犹能夜夜听雨吟。

斩倭吟

★何玉浩

寇焰嚣张罪难饶,
妄图复孽乱天条。
家仇国恨终须报,
誓卫山河斩贼獠。

柳杨河诗社成立 两周年座谈会抒怀

★李剑友

宝源宾馆聚群贤,学者专家探赋渊。
白雪阳春承典册,雅言俗语秀桑田。
乡村文脉永赓续,韵律词风润始元。
蘸绿锄头书卷锦,农民泼墨跃诗坛。

难忘岁月

★刘战勋

我也曾穿过那身绿军衣,
守卫在祖国的西域。
我用那稚嫩的青春,
直面沙尘暴的侵袭,
让觊觎者望而却步。

胡杨红柳向我招手,
沙尘蚊蝇常伴左右。
这般恶劣的相守,
我怎能轻易忘透?

那座边防哨卡,
那方国防基地,
还有亲密的战友,
都已刻进我的心底。

我问过清风,
也问过大地,
她们说,重逢不再遥远——
你可乘高铁,可搭座飞机。

难忘岁月,
友谊拉近距离。

文峰诗苑

• 小小说

耗子族长开会

★李民强

耗子(老鼠)族长日子过得红火,心宽体胖,已经是2斤多的体重了,食量仍在递增,一日六餐少不得。

某夜,它只身潜入一家厨房,见案上摆着一碟五颜六色的丸子,没遮没盖,便大吞大嚼起来,饱餐后摇摇摆摆回到老营。刚要入睡,有小鼠奔来报告:“族长老爷,大事不好了!”

“何事如此惊惶?”

“刚才您老在何处用餐?”

“三楼。”

“想必吃的是这种食物?”小鼠手上捏着一粒丸子。

“嗯,没错。怎么……”

“糟糕!您哪里知道,此乃耗子药换代产品刹子灵!”

“哦。”

小鼠呈上药袋,那封面上印着一行彩色文字:“刹子灵,烈性鼠药,服后半小时,鼠必毙。”

老族长一时慌了手脚,心率加快,头昏目眩,他寻思怕是末日到了,乘方寸未乱立即吩咐左右:“快通知老少爷们、三姑四姨火速回营,在外地的也急电相告!”

不大一会儿,远近百余只老鼠相继回营。

唉,原指望兴旺鼠族,十代同堂,想不到只看见七代子孙就……偷吃的“刹子灵”也太残酷

了……老族长躺在床上声泪俱下,引发鼠族老少哭成一团,欲准备后事。

忽有一小鼠来报:“在外云游的老舅公回来了!”

“快请!”

问明原委之后,老舅公乐呵呵道:“是这种玩意儿吧?”从囊中取出一粒丸子。

“正是此物!”

“列位不必惊惶,这‘刹子灵’老朽见多了!”

族长睁大眼睛惊问:“莫非,你也……”

“常用。此物听其名令人生畏,当属小食品类,性情温和且调皮……”话声没落,只听见“嘭、嘭、嘭”三声响,老族长放了三个屁,老舅公放声大笑:“这就对了,擂鼓三响,万事可乐!”

果然,老族长从床上一跃而起。

“老舅公,这是何故?”

众鼠急忙聆听它点破迷津。

老舅公捋了一把雪白胡子笑道:“无事就好,不可奉告!”

“此言甚是。看透不说透才是好朋友。摆宴,一为老舅公接风洗尘,给咱鼠门带回醒世之宝;二为给俺压压惊。庆功!”老族长道。

“哈哈哈……”众耗子彻夜狂饮。

翌日,耗子族长、老舅公一命呜呼,众耗子也死了一地……